

三民叢刊

立法與解咒

勞思光著



解咒凡與立法

勞思光著

三

民

叢

刊

16

三民書局印行

解咒與立法／勞思光著．--初版．--臺
北市；三民，民80
面；公分．--(三民叢刊；16)
ISBN 957-14-1780-7 (平裝)

1. 政治—中國—論文，講詞等

573.07

80001039

◎ 解 咒 與 立 法

思光

辰強

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〇〇〇九九八—五號

國八十年五月

19

三壹角壹分

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著作權 • 不准侵害

ISBN 957-14-1780-7 (平裝)

解咒與立法

序

旅臺紀感

「賭場之島」與「朽壞之城」

活力與魔道

政壇失序官場現形

臺灣反對黨向何處去？

愚昧與怯懦的兩岸政府

廣告與昆蟲

一個微觀的實例

霜鬢栖栖感萬端

樂觀的危機——臺灣與世界

臺灣的「大陸政策」——海峽兩岸交流頻密對臺灣的衝擊

樂觀的危機——開放改革不等於自由化

厲以寧與股份制——具有前瞻性的經濟改革計畫

「神權」與歷史懲罰——《撒旦詩篇》與伊朗的教權政治

小國與大勢——共產主義沒落與新權威主義

六四後北京的政策趨向

遠景與逆流

東歐轉型期的危機

在X與Z以外

果然「在XZ之外」

民主的「正數」或「負數」？——看年來評斷「六四」

的正反論調

32

39

43

47

52

56

60

65

68

71

75

78

從亞運看臺灣心態

84

香港難題不可逃避——面對九七不應存幻想

87

判斷、希望與理想

91

魔化與異質性——臺灣的政治與社會

建立共識的種種問題

97

臺灣需要有社會的反省

101

要正視選舉以外的問題

104

臺灣選舉的「表」與「裏」

107

談臺灣反對黨人士的心態

110

臺灣選舉的品質問題

115

再論臺灣政局

119

臺灣政局風波迭起

124

協調與改革——再論臺灣政局

129

不要成爲「魔化」的犧牲品

134

修憲與臺灣大局的關鍵——學運感言

知識分子只合扮獻策謀士？

「共濟」渡河的危機意識

中正堂的寒雨與晴陽——記臺北學運

長期清理國內政治的「奇難雜症」

「異質性」暴漲的臺灣社會怪現狀

是問題的結束，還是新問題的開始？——從郝柏村組閣談起

政治轉向與臺灣前景

何謂「執政」？多少「暴徒」？

清流與末世——談胡佛退出國是會議

不是小事一樁

「民選」與「獨立」的觀念糾結

政治暗潮與民主化退潮

「求安」與「求變」的衝突——關於「社會重建」的討論

兩種犯罪問題

關於「第三黨」

切勿墮入虛幻希望的陷阱

統獨再角力，何時求自強

「統」「獨」均是空喊的口號——臺灣政治新僵局

新現象舊觀念

執政者自己抹黑臉？——從彩券發行到保釣行動的自污

與自毀

解咒與立法

解咒與立法

歷史的限制與超越

文化的創生或是模仿更具可能性？

關於中國人的「民主」觀念

學風與世風——臺灣學風問題多

「絕倒芳時虛度」——我以術數自娛

旅
臺
紀
感

「賭場之島」與「朽壞之城」

不久以前，美國《時代周刊》有一篇關於臺灣的報導，說「寶島」實在是一個「賭場之島」(Casino Island)。這個詞語於是便又成爲臺灣的流行話題之一。其實，依我記憶所及，稱臺灣爲「賭場」，並非《時代周刊》這位作家的創作。幾年前，當臺灣到處賭猜「愛國獎券」中獎號碼時，已有外國記者說臺灣像是一個大賭場了。不過，不論何人何時首先提出這個看法，目前臺灣的股票、地產以及所謂「投資公司」的運作方式，都充滿了賭場氣息，則是事實。因此，「賭場之島」的稱號，確有些寫實意味，並非「毀謗」之詞。

至於「朽壞之城」(decaying city)則本是七〇年前後，我在美國所聽到的詞語。美國東部城市，大者如紐約，小者如新澤西州的春頓，都曾被人稱爲「朽壞之城」。春頓雖是首府，但已成爲黑人區，市樓破舊，公共衛生甚差，自是一片朽壞景象。紐約雖然繁華處依舊繁華，但市政因財政困難而無法推展；只看地下鐵路車站之髒亂，便已足當朽壞二字。

順著這個意義說，我覺得臺北亦有「朽壞之城」的味道。說臺灣是充滿賭徒的海島，雖然許多人會覺得不舒服，但很少人感到意外。老實說，對這一點，臺灣居民可能比外國記者知道得更清楚。可是，我現在說臺北市是一個在朽壞中的城市，本地人則可能覺得難以了解，因為若只就表面說，臺灣大型百貨公司裝潢的漂亮程度，顯然勝過許多有名的城市——包括香港在內；臺北的街道廣闊，而且一些新發展的地區，更是高樓矗立，通宵有霓虹燈照耀夜空，正所謂一片繁華景象，何以說是「朽壞之城」呢？

但這裏正透露出我要談的問題。臺北確實在表面上會給新來的旅人一種繁華印象。但如果一個人在此停留稍久，穿過表面有限的現象，稍作深入觀察，則他很快就會發現將臺北稱作「朽壞之城」，實不為過貶之語。

這可以從幾方面說。第一、臺北市雖有表面的現代化，但臺北的公共設施非常糟，而且主持市政的機關，似乎根本不見有維修或改進的興趣。隨便舉個明顯的例子說，三十幾年前，我在雨中走過仁愛路，雖然覺得兩旁叢樹在雨中的枝葉，碧綠可愛，但有時發覺地面積水逾寸，令人有難以舉步之感。三十幾年後，我再到臺北，街市變化甚大，幾乎面目全非，然而我走過仁愛路，仍發現遍地積水，必須決心踏水而過，否則便寸步難行。顯然，臺北市這類重要街道的下水道，多年來從未改善。市政當局似乎聽任這個城市朽壞下去。無人注意

公共設施的改進問題。

第二、臺北的發展似乎全無計畫。街上行走的車輛奇多，卻並非遍設停車場；於是大街小巷，都在路旁泊車；本來可走四線的路，如今連一輛車通過也需要鑽縫隙而前進。這是臺北交通之壞，名滿世界的理由之一。我曾經詢問過許多熟知臺北情況的人，想了解何以臺北極少停車場。結果他們的共同答覆是——本來每幢大樓在建築圖則上都有停車場，可是大樓建造成之後，業主照例將原定作停車場的一層改爲別用，而市政當局並不干涉或制止這種顯然違法的行爲。換句話說，臺北市民根本可以不守法規。紙面上的法令可以照例不生效。積之既久，這一類不正常的現象反而似乎成爲正常，益發無人去過問。這好比是有病不治，任其深入膏肓，則病人自然走向死亡。說是在「朽壞」中，還是客氣話了。

第三、臺北的繁華大街，常常就充滿了骯髒異常的小巷，這是發展缺乏計畫的另一證據。尤其某些區域，可以由市政府劃爲公園區，但一過十年，這塊地區並未修造出一個公園；今日走過，仍然只見破舊小屋，住著未遷移的舊居民。究竟這是怎樣一回事呢？你去問人，得到的答覆可能不全相同，但相同的一點則是；爲某種原因而「辦不動」，因此就擺在那裏，成爲死問題了。一個城市中堆積許多死問題，則它怎能不日益朽壞呢？

我在臺北也住過佈置精美的飯店（香港稱「酒店」），參加過豪門巨宅的夜宴清談；在

那種小圈子生活氣氛中，我確實看不見臺北之日趨朽壞；然而，走出小天地，面對真實的臺北城，朽壞的氣息便逼人而來。我雖只是一個訪客，也感到難言的悵惘，但奇妙的是：在此地出生及久居的人，反而似乎並不以朽壞爲慮。

如果進一步追問：臺北何以會在臺灣經濟發展中仍成爲一個「朽壞之城」？則答案必涉及政治制度與社會風氣。政治方面的低效率病態，自有其制度的根源。而社會上瀰漫一種不求整體改進的意識，則是風氣的產物。順著這個方向再說下去，便不是我這篇紀感的雜文的範圍了。

我曾看過一位女作家回憶往事的長文。她在某一段中說到若干年前，某人認爲臺灣無法現代化，因之意氣消沉；而加上她的評語說，這人未想到臺灣今日的現代化已超過西方國家云云。我不知道這位作家心目中的現代化是何所指涉，但若就我們對現代化社會及現代文化的一般了解說，如此的臺北，除了作爲一個「朽壞之城」，可以與當年遭遇財政困難的紐約相比之外，實在看不出現代化的踏實成就何在。而且處於「賭場之島」中的「朽壞之城」，究竟有誰來挽救它，更是一個難以樂觀的問題。

活力與魔道

臺灣新聞界若論活力之強，決不在香港新聞界之下。記者在國外追新聞，或許不如香港人內行，但在本地採訪或發掘新聞，則可以一口氣工作若干小時，毫不懈怠。

不過，活力只表現在工作態度及效率上。說到方向問題或所謂傳播問題，便又是另一回事了。我前年及去年曾數度來臺，每次停留最多不過半月，可謂匆匆往來，但對於臺灣新聞界作風之特殊已有些印象。最近住了幾個月，靜靜觀察；加上適逢臺灣政局多事，新聞界的表現更易於把握。我對於臺灣新聞界的特色漸漸多了一些較明確的了解。

籠統地說，則他們的作風是以求表現、求短期效果爲主；對於所謂「傳播事業」的積極作用則反不重視。這自然可說是臺灣社會商業化的影響，有人可能覺得不足爲奇。但就臺灣社會的需要講，傳播機構不能發揮正面功能，反而爲了眼前效果不惜隨波逐流，則在我看來，是一種走入魔道的趨勢。

這一點舉一兩個實例說，便很明白。從上次爲了總統及副總統提名而引起國民黨內部爭執以後，有關所謂「二李之爭」的任何微小事件，便都成爲報章的熱門話題；最近一兩個星期，新聞報導更集中在李煥是否會留任行政院長這個問題上。一打開報紙，幾乎每天都看見好幾條標題顯著的要聞，內容不外是某政界要人對李煥應否留任說了一些甚麼話，或者李煥本人有某種直接或間接的表示等等。

這些消息，其實並無多大實際意義，也不是透露這個問題的新發展，卻總被當作要聞處理，大加渲染。

本來，這次李登輝對於所謂「閣揆」人選，一直不肯公開與黨內要人討論，是又一次要強扮「政治強人」的表演。由此而引起立法委員聯署支持李煥續任，也確是臺灣政治史上的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

傳播界若對這個問題作一番深入的報導和評論，也是應該的。可是，現在各大報只一味環繞著這個令人注意的題目，作種種瑣碎無聊的表面報導，只玩弄小消息來吸引一般讀者，而對於目前臺灣在客觀處境方面需要甚麼樣的「閣揆」，臺灣修憲的展望與所謂「內閣制」或「總統制」之爭的關係等等大問題，反而不甚重視。讀者天天看見有關「閣揆」問題的報導文字，卻不能增加了解，而只有一種「瞧熱鬧」的感覺。新聞界似乎也以這種增加熱鬧的

作法自喜，豈不是走入魔道？

又如另一件連續多日報導的新聞，是國防部預算的公開問題。立法院中的反對黨立委，一向找機會表現他們的「抗爭」精神，這次故意要求國防部的預算文件公開審查，分明是有意出難題而未深加考慮。而國防部部长郝柏村又恰恰一向被人懷疑為有政治野心的軍人，於是，立委一場大鬧，又成為大家注意的話題。大家由於對臺灣戒嚴時期的軍人權力普遍懷有反感，便不知不覺地認為公開預算的要求有道理。

其實，軍事機密資料之不能公開，各國皆然。臺灣面對中共的威脅，在軍事上處於明顯劣勢，更無理由在這種形勢下自己公開一切軍事機密資料。這一點道理事實上連反對黨的立委也不能不承認，此所以最後仍是達成「協議」了事。而所謂「協議」的內容，主要不過是分別機密性與非機密性的資料，作部分的公開審查而已。

這個結論事實上不需要大鬧一場方能達成。其所以一度鬧得滿城風雨，正由於反對派人士要借題表演抗爭精神。這自然是臺灣最近政治上的流行現象。不過，在這個事件上，新聞界的表現卻令人非常失望。

當雙方辯爭不休的時候，依常規而論，新聞界應該將所爭的問題特別提出來作一番探討，應當提醒有關人士不可將反軍權的情緒與這個特殊問題相混，尤其應當點明國防部預算